



#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

萨都吉

无数次,我都被这样的歌声打动,愉快、清新、悦耳,似清风拂过,似暖阳普照,似久违的问候,似激动的相聚……



有人说藏族同胞是“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而多年的藏地生活,无数的生活场景,恰好证实了这一点。今天,不说他们的舞蹈,单说说这些年那些动人的歌声。

即便工作沉闷而严肃,美丽的歌声往往以出其不意的节奏打破沉闷,打破严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传入耳膜。央金兰泽的《遇上你是我的缘》刚开始流行时,隔壁办公室的女同事几乎每天都在大声地练习这首歌,“遇上你是我的缘,守望你是我的歌……”歌曲旋律优美、柔情,她边工作边唱歌,一到动情处就忍不住大声唱出来,我在她的歌声中熟悉了这首歌,记住了这首歌。这让我想起藏地建筑中的“打阿嘎”情景,边歌边舞边劳动,如果所有的劳动都能这般轻松那该多好啊!

餐桌酒桌上唱歌更是成为了藏地固定的节目,有些餐厅甚至专门有培养好的歌手,给客人敬酒时挨个献歌、敬酒。在美好歌声的催化下,手中的美酒怎么能不喝呢?吃饭是小事,喝酒唱歌是小事,在一首又一首歌曲的陪伴下,不想醉的人都醉了。一杯又一杯,歌声伴着美酒,各个酒吧、朗玛厅、歌城也爆满了。藏地人爱唱歌,爱独唱,更爱大合唱。曾经,在身边人的带动下,我用五音不全的嗓门,多次混在合唱的队伍中滥竽充数,伴着《妈妈的羊皮袄》《梦中的绿洲》《康巴汉子》等一首又一首藏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如今,昔日的同事,有的白发已经悄悄爬上了鬓间,有的已经光荣退休,时光在变,情怀不变。只愿岁月无恙,我们相聚有期!

美妙的歌声总是让人记忆犹新,时光老去,他的旋律却越来越难忘,越来越清晰。多年前

的一次航班上,一个藏族小伙子和身边人闲聊中唱起了藏歌,一首《卓玛》在几千米高空的飞机上深情地飘来,困意被瞬间驱逐,旅途忽然间感觉缩短了许多。和我一样被感动的听众,把阵阵热烈的掌声送给了那位热情的小伙子,送给了美丽的歌声。

曾经在湖南警院,在院方的接待中同事们把爱唱歌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一首首悦耳的歌曲,湖南的同行和我们打起了清唱“擂台赛”,友谊在歌声中加固,交流在歌声中深入;在武汉学习期间,一群不同单位的西藏学员在出行的客车上唱歌,《白塔》等藏地特色的歌曲,在姑娘们的歌声中带着标签,留下不一样的“西藏风”;在街边一家餐厅,汇报演出结束后还处在兴奋中的我们,从一开始到结束,一阵一阵的大合唱就一浪高过一浪,留下一脸惊奇的老板和客人不停地拿手机拍照。

藏族朋友爱唱歌的天性感染着我,感动着我,也时时愉悦着我。工作没有轻松的,劳动从来都是辛苦的,生活中除了工作和柴米油盐,还应有歌声,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用歌声驱逐烦恼,用歌声洗涤辛劳,这也是人类之所以唱歌的原本动力吧。



说起歌声不得不说一下曾经学生时代美好的过往,做为一名70后,那些曾经陪伴着我们走过青春年华的歌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

学生时代的我们在上午、下午的第一节课之前都会进行集体大合唱。小学时,《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骏马奔驰保边疆》《小草》等歌曲,不知被稚嫩的童声唱了多少遍。那时候,没有电视和现代通讯工具,除了玩耍,唱歌几乎是仅有的文艺活动。虽然会唱的歌曲不多,但动听的歌声带着美丽的旋律鼓舞着我们的精神,丰富着我们的内心,愉悦了我们的童年。想起这些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恍

如昨日。

到九十年代上中学时,赶上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开始普及,除了革命歌曲和军旅歌曲,郑智化的《水手》,毛阿敏的《永远是朋友》,李娜的《好人一生平安》,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等大量流行歌曲开始进入校园、火爆一时;尤其是电视剧插曲,刚刚普及的黑白电视机,虽然能看到的频道不多,但几乎每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我们都会唱。不同的歌声经常从不同的教室传出,不同的我们怀抱着一样的激情和渴望,徜徉在知识的海洋,翱翔在青春的蓝天!感谢那些美好的歌曲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也见证了我们的青春年华!

有缘西藏,我和一群同学的进藏参加工作之路也是在高亢的大合唱中开始的。那一年,我们一行25人集体包租了一辆大巴车从西宁出发,前往神秘美丽的西藏。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第一次与亲人长期分离,车辆开动时,我们把满腔的不舍化作了一阵又一阵高亢的歌声,把离别的眼泪化成了开路的壮歌!那时候,青藏铁路还没有开通,一群穷学子也买不起飞机票,几天路程的颠簸和来势凶猛的高原反应,谁也没有抱怨,谁也没有退缩,义无反顾地互相搀扶着朝西藏大步走来。每每回想起第一次进藏的这段情形,那脑海中闪亮又激昂的歌声,似乎是对未来的宣战,也是对西藏的最初礼赞——我义无反顾顺风而来,但愿从此与西藏相看两不厌!



曾经在工作中误会和分歧较多,周边关系尴尬的关键时候,恰逢一场简单的工作餐。期间,我说起刚好是我生日。身边的同事有的买来了鲜花和蛋糕,有的提出请客去K歌。不得不说,这个生日真是恰逢其时。K歌的时候,我见识了满头白发的兄长唱出了最流行的“宁都啦”(《喜欢你》),即将退休的“老革命”唱出了

仓央嘉措情歌,而我第一次在西藏唱了一首《青海花儿》。

“印度东方的孔雀, 贡布峡谷的鹦鹉, 虽然家乡不同, 却都在拉萨相会。”

欢快的歌声中,误会和分歧少了,理解和共识多了,矛盾和摩擦少了,团结和包容多了。单位是个大家庭,红花绿叶,枝干相须,甚至底下的泥巴和水分都有各自的价值,少了谁的努力都不完美。红尘滚滚,百年修得同船渡,众人划桨才能顺利到达彼岸,相聚都是缘分!

在武汉遇到曾经的援藏领导,餐桌上,一定要来一个“藏式大合唱”,以表达对三年援藏时光的怀念和再次相聚的不易。《乃东之声》《爱在思金拉错》《我们好好爱》等藏歌在大合唱中带着优美的旋律,似乎把藏地的阳光和清澈带到了武汉。在熟悉的藏歌声中,他们对西藏的一草一木、蓝天绿水和曾经同事的牵挂尽在心头,短暂的在藏岁月伴着美丽的歌声,似乎成为了他们心口上的那颗“朱砂痣”,醒目、难忘。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歌声响起,爱情在反复的咏唱中灿烂,亲情在思念和感恩里温暖,友情在理解和包容里升华。世上没有解不开的疙瘩,歌声,除了愉悦我们的身心,还是人与人之间良好的润滑剂。来吧来吧,只要彼此不是敌人,那就让我们同唱一首歌吧,从此一笑泯恩仇,再见仍是故人!

最后,让我们由衷地感谢那位伟大的词曲创作者,感谢他们为不同时代的我们,奉上了别样美好的歌曲。当那些歌星借着艺术家的作品被捧得大红大紫、赚得钵满盆满时,原创者或许还守着清贫,守着简朴在继续创作。这是艺术的伟大所在。所幸,那些美好的歌曲我们从未遗忘,“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能看到自己的作品生命力经久不息,想必创作者也会幸福地笑吧。



雄鹰展翅

苗青 摄

## 情暖腊八粥

杜健华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一年腊八,又该喝腊八粥了。每逢此时,我就会想起母亲的话,“腊七腊八,冻死鹅鸭,天上神仙降雪花,人间穷人过腊八。”

童年的记忆里,进入腊月,母亲就会准备熬腊八粥的食材:花生、绿豆、红豆、红枣、核桃仁、桂圆、白果等,甚至超过八样。那时,不管家里多穷也要熬一锅腊八粥,祈求来年五谷丰登。

到了腊八这天,母亲将这些不易煮烂的食材放在淘箩里,一遍遍地淘洗。深绿的是绿豆,浅黄的是核桃仁,淡红的是花生,雪白的是银杏果……经过淘洗、浸泡,这些食材就比较容易煮烂了。

下午三点左右,母亲开始煮粥。母亲把水烧开,把食材放进锅,大火煮上二十分钟左右,食材煮得差不多半熟时,就可以下来了。米是自家新收的稻米,新米煮的粥口感很好,吃起来绵软粘香。

红红的火苗舔着锅底,非同寻常的食材在锅中翻滚着,稻米们开心地和各种颜色的食材戏嬉着、翻滚着,香气也在它们的戏嬉和翻滚中四散开来。锅里不断地冒出白白的热气,还有咕嘟咕嘟的声音,瞬间,厨房不再寒冷。

放学后,我就撒开双腿往家里跑。到家后,我拿起一只大大的蓝边碗,在灶头边等着。等锅里的粥熟透了,打开锅盖,粥里飘出的绿豆、花生、红枣等各种香气和嘴里呵出的热气,交融在了一起,形成一个绚丽的梦境。轻轻拂去氤氲的雾气,你会惊喜地发现:发涨的枣子有多么的妩媚,扁平的桃仁有多么的爽口,紫红的赤豆有多么的惹眼,白胖胖的桂圆有多么的可爱……盛在蓝边碗中,再加上翠绿的葱和芹菜的点缀,竟有些舍不得吃下去的感觉。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桌子边,吃着一年最浓稠的腊八粥,别有一番滋味。屋外滴水成冰,屋内热气腾腾,欢声笑语,那是怎样的一种温馨啊!那种淡淡的香甜,如春风般绽开,那粥的味道,浓稠绵长,直到现在也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一大碗腊八粥下肚,顿时全身暖和,腊八粥拂去了我们一冬的寒意。当母亲要刷锅洗碗时,我急忙拿起小勺,一点一点地刮下锅里没有盛干净的粥,用舌头把那粥舔个净。

如今的腊八粥,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讲究了,人们吃不不吃都随性,也不是非得在腊八那天吃。超市里一年到头都摆放着琳琅满目、口味繁多的腊八粥原料,然而,没经过母亲那一套繁杂程序熬出来的腊八粥,欠缺了口感上的润甜,欠缺了心底里那份悠远绵长的母爱,欠缺了一种透人心田的暖。

唇齿留香,岁月凝芳。儿时的记忆永远挥之不去,童年的那碗香喷喷、甜糯糯、热乎乎的腊八粥味,常常飘在鼻尖儿上。童年的腊八粥,年的味道,家乡的味道,母亲的味道。

## 那些过年餐桌上的菜

崔立

小时候的过年,晚饭前,桌上已经摆了好多的菜,我探头探脑地围着餐桌转圈。那上面有红烧鱼、红烧肉,也有我最喜欢的白斩鸡。父亲早就识破了我的“企图”,嘴里呼啦啦地说:“哦,我们家进了一只猫,要当心了。”我还没反应过来,说:“什么猫?”父亲说:“当然是小馋猫呀。”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不过,对着这些平常吃不到的菜,我是真的馋得不得了!

母亲宽容地说:“饿了就先吃吧。”我说:“啊啊,好。”我小心地挑了块鸡翅膀,在加好麻油酱油的佐料中沾了几下,迫不及待地往嘴巴里送,咀嚼几下,味道真是好极了!

晚餐热乎乎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还有我分别而坐,我手上的筷子像长了脚,不停地夹着各种菜往嘴巴里送,吃得那叫一个狼吞虎咽。

我还在餐桌旁走来走去,红烧鱼、红烧肉,也少不了我喜欢吃的白斩鸡。父亲看到我,开玩笑说:“又想偷吃?”我呵呵笑着,说:“我就是看看。”趁父亲没注意,手上抓起一块鸡肉就往嘴巴里塞。父亲看见了,只是笑笑,也没说什么。母亲也看到了,说:“喜欢吃,你就多吃点。”

晚饭依然热乎乎的,爷爷奶奶老了,父亲母亲的脸上也有了岁月的痕迹,我不像以前那样急吼吼地吃菜了。我突然像个客人,夹着菜,很斯文地在吃,吃得也没以前多了。奶奶说:“胃口比以前小多了。”奶奶还笑着用手比划着我小时候的调皮,脸上舒展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

到今天,又要过年了。离过年还有半个月,父亲的电话,母亲的电话,接踵而来。“今年什么时候回来?”“要吃什么菜?我去买点猪头肉,买点大肠……”

“你看看,东东还要吃点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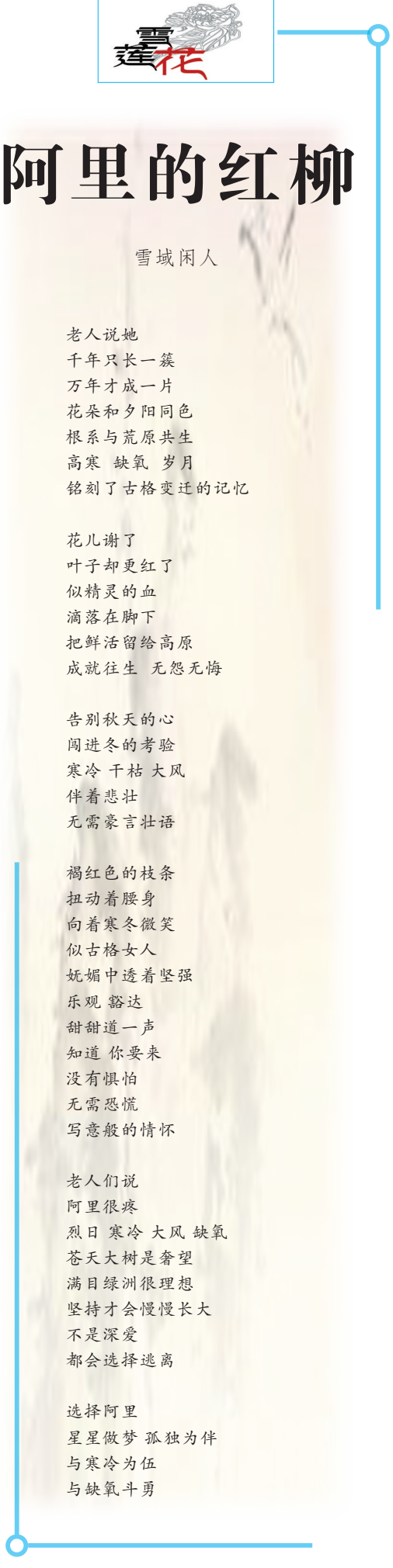
还没回到家,还没坐在餐桌前,我就已经知道餐桌上会有什么菜了,红烧鱼、红烧肉、白斩鸡,这是必不可少的。猪头肉、红烧大肠,是我喜欢吃的。螃蟹和虾,是东东,也是我的儿子,他们的孙子喜欢吃的……

日子,是越来越好了。菜的选择性,也越来越多了。

以前是五个人,现在还是五个人,爷爷奶奶已经不在,多了我的妻子、儿子。我们还是五个人。

我想着已然离开我的爷爷奶奶,日渐老去的父亲母亲,在前面跑来跑去的东东。从小,东东就不愁吃喝,从来都不用担心没吃的。我能想象到,热乎乎的餐桌前,父亲,或是母亲,对着东东说:“东东,好吃吗?”“还有什么想吃的吗?”“现在日子好了,爷爷奶奶也有钱了,想吃点什么尽管说……”

东东小嘴巴里塞得满满的,一直呜呜地吃着。我的脸上,一定是满足的微笑,像以前的父亲。



## 阿里的红柳

雪域闲人

老人说她 千年只长一簇 万年才成一片 花朵和夕阳同色 根系与荒原共生 高寒 缺氧 岁月 铭刻了古格变迁的记忆

花儿谢了 叶子却更红了 似精灵的血 滴落在脚下 把鲜活留给高原 成就往生 无怨无悔

告别秋天的心 闯进冬的考验 寒冷 干枯 大风 伴着悲壮 无需豪言壮语

褐红色的枝条 扭动着腰身 向着寒冬微笑 似古格女人 妩媚中透着坚强 乐观 豁达 甜甜蜜蜜 知道 你要来 没有惧怕 无需恐慌 写意般的情怀

老人们说 阿里很疼 烈日 寒冷 大风 缺氧 苍天大树是奢望 满目绿洲很理想 坚持才会慢慢长大 不是深爱 都会选择逃离

选择阿里 星星做梦 孤独为伴 与寒冷为伍 与缺氧斗勇



## 亚东的雪

舒咸坤

亚东的雪,比人们的预期来得晚了些。在朋友圈,早就传递着天气预报有关雪的消息。直到昨夜,我打开手机,在“抖音”上才看到那份已久的期待。

在亚东的日子里,我喜欢看漫天飞舞的雪花。那些雪花,在严寒的冬季里,赐予我一份温暖。只有雪落,才能够填满我的祈盼,才能够让我躁动的心渐渐地安静下来。

那一片一片雪花,让我神逸魂飞。我知道此刻的亚东,没有喧嚣,没有热闹,安然得像万籁俱寂的喜马拉雅。犹如我独自行走在雪域高原,独自对静谧的时光。让一片片雪花飞翔着过往,让平淡的日子流转着时光。我将心情搁置在纯洁无瑕的世界里,任凭凛冽的风吹散雪花,吹散红尘中的五味杂陈。

一夜的激动和欣喜之后,我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心。与其说我是爱亚东的雪,不如说我更爱亚东。亚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驿站,也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早就习惯了一个人在喜马拉雅山脉纵横,即便没有江南往日的温情,依旧留恋这里狂风劲吹的场景。

雪花,在我眉间飞舞,在我心上融化。在漫漫旅途中,不疾不徐、从容潇洒地向我走来……那些久远的记忆,也鲜活起来。这些印象的定格,成为心底最美的画卷。

飘雪的日子,我总是会想起亚东,想起那些雪月风花,想起那些无法忘怀的过往。如今,亚东和亚东的一切已然成为我生命的唯一。

在光阴的罅隙中,我享受着这份恬淡静怡、这份岁月静好。或许我们一直坚守的执念,最终也只能留下淡淡的痕迹。无尽的思绪,游弋在远去的旧事中,本该沉寂的心,再一次泛起涟漪。不想被那些俗事纷扰,唯愿把所有的不如意抛掷。在生命的年轮里,寄语风云。

我喜欢亚东的雪,喜欢她的晶莹剔透和她的洁白无瑕……亚东,还在下雪吗?